

张大姐

文图
邱存



作者(左二)与张大姐(右二)合影。

清晨，早早地起床，一行四人打车前往满洲里口岸，准备通关出境。四人中，我是最激动的那位，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国，不像其他三人，都去过几个国家。

在集合地点，领队马晓琳告诉我们：“本团共六个人，我是领队，除了你们四人外，还有一个人要等一会儿才到。”等了十多分钟，那人总算到了。那是一位其貌不扬的老大姐，我对不守时的她顿时没了好感。

走完出关流程，一行人来到出关候车区等候通关的大巴。这时，我看到那位老大姐在用相机拍照。马领队刚交代过：“按照规定，出境时不能在口岸拍照。等回程入境后，在口岸大楼的另一面，会专门安排时间拍照！”我对她的做法自然很是反感。

登上通关后的旅游大巴，我带着第一次出国的激动，本打算好好欣赏一下沿途风光，奈何连日的长途奔波，精力大打折扣，很快就梦到了周公。不过在我入梦之前，我发现那位老大姐兴致盎然，不时地用相机隔着车窗玻璃拍着外景。

当我睁眼时，大巴已经到达红石市，并到午餐时间了。用餐时，我们欣赏了俄罗斯“盐加面包”迎宾仪式、民俗歌曲和圆圈舞，品尝了布里亚特特色餐和升级的大肉串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在互动的圆圈舞上，竟看到了老大姐的身影，她的动作很协调，一点儿也不显老。餐后，我们与其他团队告别，他们要去隔壁的国营超市购物，而我们这个小团则要去一户家庭探访。

大巴车驶过一段未铺油、灰尘很大的乡间路后把我们放了下来，车进不去了。我们步行一段泥石小路，来到一户家庭小院。进入院内，看到院坝四周零散的地瓜花、秋英和小雏菊在

微风中溢红摇翠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花朵也在频频点头，像是在欢迎我们。心情莫名地好了起来，想用识花软件查一查这些可爱小精灵的名字，才发现手机没有网络。

据领队介绍，我们探访的这户人家，女主人名叫伊莲娜，热情好客、能歌善舞。我一时兴起，想与伊莲娜套近乎，张口就说“美女，您”，未待那个“好”字说出口，我反应过来，这可是俄罗斯，我这口在中国都不一定行得通的四川话，又怎么套得了近乎呢？果不其然，那位女主人一脸茫然地望着我，让我尴尬不已。马领队正好被三位队友缠着拍照，无人替我解围。我只好朝她送上一个笑脸，然后决定去找一个不会让我尴尬的人交流。

通过和老大姐交流，得知她本名叫张春英，网名叫“齐雪莲”，微信名叫“春天的草”，今年六十七岁。她说自己是一名体育赛事志愿者，为许多赛事做过义务宣传和志愿服务；她还说这次出行已有四十多天了，行程近九千公里，全程都是一个人自驾。听了她这一番讲述中的几个数字，再想想我们四人，每个人年龄都比她小很多，行程不到十天，路程不过两千多公里，且是四个人轮换着开车，都已经累得像条狗了，她为啥还那么精神？我对她说的话的真实性多少有些怀疑。

家访之后，我们住进了红石的一家宾馆，在用护照登记的当口，我趁机翻了一下那位张大姐的护照。这与她说的名字、年龄都对得上，的确比我大十岁有余，让我对刚才的怀疑犯起了嘀咕。

第二天，我们起床时，张大姐已先我们一步到宾馆旁边采风去了。我们用过早餐后，张大姐请求领队带她到红石的邮局去盖一个日戳，

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同行。由于我们的手机都导不了航，领队也不熟路，只能一路走一路问。我们在市区转了小半天，也没能找着邮局。我的腿肚子已有些打颤，正在懊恼时，突然感觉肩上一松，原来是张大姐见我有些吃力，帮我把双肩包提了过去。

后来，我们总算找到了红石邮局。张大姐从包里取出一个卷轴，展开后长约十米，上面有“冰雪同梦·亚洲同心”八个大字，还有一个副标题是“亚冬会宣传祈福献礼行”，此外就是密密麻麻的各地邮局的日戳，粗略估计有三百多个。这些邮局所在的城市，有些是我所熟知的，有些连听都没听过，还有几个邮戳是几天前才盖上去的。

盖完邮戳出来，我向她问起这个卷轴的来历，她说这是为宣传亚冬会专门制作的。“2023年7月，哈尔滨市获得了2025年第五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权，当时我就决定要将宣传亚冬会融入自己的环游之旅。于2023年10月开始，我便带着这个卷轴辗转各地宣传亚冬会，共走过200多个城市。亚冬会后，由于卷轴上还有盖邮戳的空位，便没有更换，一直沿用至今。”这时，我对她的话深信不疑，并由衷地佩服。

当我们返程，在外贝加尔斯克通关的时候，手机已能收到信号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机，在百度上输入“齐雪莲”三个大字。很快，中国老年人才网、黑龙江新闻网都弹出了页面。最令我激动的是一张笑脸，以及那面用双手牵在胸前的五星红旗，看着是那么地熟悉。张大姐那张脸上，生动地挂着甜甜的笑容。张大姐从2015年开始，怀揣热爱和激情开启志愿宣传之旅，交通工具也由自行车、摩托车、三轮车发展到现在的越野车，足迹遍布国内500多个城市，以及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越南等国家，参加过北京冬奥会、杭州亚运会、成都大运会的志愿宣传和服务，是一位融合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国体育精神的旅游达人。这时，张大姐的形象在我心中猛然高大起来，敬意也油然而生。

入关以后，我拉着领队，请她为我和张大姐拍了一张合影，背景是“满洲里口岸”五个烫金大字和雄伟的口岸大楼。

报缘情深

□彭苒

2014年三四月份，我通过达州人事考试网上的公告网上报名，在一路幸运加持下，考上了大竹县的教师编制。同年八月，顺利入职。那所学校，据说算是大竹县最偏远的乡镇小学之一——安吉乡中心小学。

偏远的环境，让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，工作之余难免生出几分寂寥。我虽是文学专业出身，之前却从未真正提笔写过什么。或许是工作之余无聊心境作祟，竟让我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：写点什么吧，权当玩玩。于是，我开始在QQ空间里发些小感慨，写些小作文。

巧的是，学校里有位女同事，也喜欢舞文弄墨。她关注到我的空间后，便鼓励我：“你平时喜欢写，可以试着向《达州日报》投稿呀！”

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忙说：“我这点写作水平，自娱自乐还行，发表是万万不敢想的。”

“别怕”，她说，“我这儿有一个教育周刊的群，里面很多本地教师都是文学爱好者，没事可以多交流交流。”

就这样，我这颗文学的种子，在教育周刊的群里悄悄发了芽。因为性格使然，我一直在群里默默潜水，静静听各位老师“高谈阔论”，从未发言，也未曾投稿。

后来，因缘际会。《达州日报·教育周刊》在各学校招募通讯员，我凭着这个业余爱好，成了其中一员。一边写通讯报道，一边鼓起勇气悄悄地投稿。

当时的我，喜欢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成一段段浮夸的文字，就如同空中楼阁般“华而不实”，大多都是伤春悲秋、无病呻吟，被退稿也在情理之中。好在达州日报社的刘老师一直鼓励我，“没事，慢慢来，多写你就能找到感觉了。”

终于，《可怜天下父母心》让我第一次实现了文字变铅字的梦想。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一角——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角——说不激动，那是假的。

此后，《父亲在左，母亲在右》《八台山看雪》《一面花墙》……一篇篇稿件在报刊上找到了归宿，我的心境也从最初的激动不已到后来的习以为常。

印象特别深的是《达州印象》这篇，记得当时我只是写在空间里，当作日常练笔。时任《达州日报·教育周刊》主编的冯尧老师在日志下评论道：“写得不错，拟选用。”短短七个字，如六月的甘霖，让我一度干涸的文思开始流动起来。紧接着，创作了《外公和牛》等一系列故事。

时至今日，我的抽屉里仍保留着当年报社寄来的那一一张张稿费取款通知单——虽然从未取过。

在大竹县科普作家协会2025年年会上，邀请到达州日报的编辑为会员讲授写作。我终于和报刊上的那些早就相识却素未谋面的编辑老师见了面，如同网友奔现一般。

“非常开心和一群一如既往地热爱和支持《达州日报》《达州晚报》的文友见面！”编辑的开场白，让我忽然想起仙女山下的安吉乡中心小学，想起那些年在宿舍里拿着手机敲字的夜晚，想起第一次看到自己文字变成铅字时的狂喜。十多年的光阴，就这样被一份份报纸、一群温暖的人润色开来，成就了生命里最温柔的底稿。